

王春瑜精选集

史学大家书馆

沈

思

表

明清史事

王春瑜◎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王春瑜精选集
史学世家

沈

思

录

明清史事

王春瑜◎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(陕)新登字 0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清史事沉思录/王春瑜著.——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,2007

ISBN 978-7-224-07863-3

I. 明... II. 王...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明清时代—文集

IV. K248.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4898 号

明清史事沉思录

著 者 王春瑜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710003)

发货联系电话(传真): (010)88203378

印 刷 三河华冠曙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6 开 21.5 印张 1 插页 380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4-07863-3

定 价 29.80 元



本书作者钩沉明清社会与文化，文笔犀利，内容涉及明清时期的宦官活动、流氓社会、商业文化、农民战争、历史人物及事件等。书中列举丰富翔实的资料加以引证，澄清了历史学界及大众知识领域长期以来的诸多疑点，为广大读者阅读与了解明清史事提供了权威性指导。王春瑜先生于史学园地默默耕耘多年，本书是体现他史学思想的精华。

王春瑜，江苏省建湖县人，1937年生于苏州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著名历史学家、杂文家。著有《明清史散论》、《明朝酒文化》、《交谊志》、《古今集》、《明朝宦官》（合著）、《看了明朝就明白》；出版杂文、随笔集《“土地庙”随笔》、《老牛堂札记》、《续封神》等十余种；主编史学、文学著作《明史论丛》、《古本聊斋》等十余种（其中《中国反贪史》获“中国图书奖”），并在数十家报刊辟有专栏。



策划人：李向晨

责任编辑：鲁小山 郭凤岭

版式设计：王 浩



门乃婷装印
Tel: 010-64822426

风从西方来

王春瑜

临窗正握管，风从西方来——初夏时节，北京已经开始有些闷热的一天，素昧平生的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来访，说打算给我出版史学选集。这使我喜出望外，顿有风从西方来、神情为之一爽之感。诚然，去年冬天，京中有家国字当头的出版社负责人，曾当面说要将我这个学界小民的明清史著作，全部重印。但彼此都太忙，我没有催过他，他也没有催过我，这事儿就被搁置起来了。现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同道，竟主动登门约稿，不亦悦乎！时下官本位之风越吹越猛，史学界某些人三分学问，七分钻营，一旦成了长字号，立马名利双双到，哪怕文章只有大字报水平，也自有人来奉承，堂而皇之出选集，至于出版后读者不屑一顾，他们眼睛都不会眨一下，因为反正是国家埋单。事实上，一些学术垃圾、文化泡沫，正是这样堂而皇之制造出来的。经商定，陕西人民出版社先出版我的三种著作：《明清史事沉思录》、《明朝宦官》、《中国人的情谊》。不久，我们签订了出版合同。

谢国桢前辈晚年常感叹“垂老无成”，在回忆其恩师梁任公文中更说“愧然白头老门生”。岁月不居，我也到了古稀之年，比起明清史大家谢国桢先生那一辈学人，不才如我，借用友人王曾瑜先生的话来说，实在是“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”，差距很大。“四人帮”粉碎后，虽然我在史学园地努力笔耕，但成绩不大。何况我文史两栖，“三心二意”，并未将全部精力用于史学研究。《明清史事沉思录》，是在旧作《明清史散论》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。当年限于篇幅，一些文章未能收入，如《李自成、崇祯帝和议初探》、《李定国与云南少数民族》等，现在看来，这些文章所包含的学术价值是很重要的，有待进一步探讨，故都编入；近几年又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，均编入；有两篇文章，虽不属于明清史范围，但发表后，影响不小，故附录于后。多年前，我与杜婉言编审合著过《明朝宦官》。我一直认为，孟森先生、陈守实先生所持明清是个完整的历史时期，难以分割的论点，是真知灼见。因此，这次修订《明朝宦官》，不仅对若干文字作了修改，增写了45个宦官小传，更重要的是，由杜婉言女史写了五千字清代宦官概述，作为附录。这样，明清时期宦官发展的历史脉络，就比较清

楚了。杜婉言年长我一岁，身体欠佳，为增订此书，差不多花了半年时间，她尽力了。《中国人的情谊》这本书，我费力尤多。我力求打通古今、文史、前人与自己，使之熔于一炉，让高中生也能看懂史学专著，也就是我常在文章中主张的让史学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我的目的能否实现？这就有待读者评判了。

从初夏一直忙到孟秋，我才将这三本书忙完。除了文字增删外，我奔波于我的书房、地下室书库，以及图书馆、书店、古迹所在，拍摄或复制历史图片，从大量照片中，选出二百多张，真是费劲。其间在府右街还遭遇车祸，被鸟人轿车撞倒，造成一根肋骨骨折，不能久坐。所幸我挺过来了，终于将三本书定稿。

坡翁有词云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”。我与吟啸无缘，还是继续在史学园地老实耕耘吧！

2006年9月17日下午于老牛堂

- “弃物”论——谈明代宗藩/1
- 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/12
- 明代宦官与故宫/25
- 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/34
- 说酒与明朝社会/41
- 明末农战史杂识/58
- 论“四权”与明末农民战争的关系/68
- 论明末农民战争与清初反君权思潮/79
- 明代商业文化初探/87
- 论明代江南园林/106
- 论朱升/119
- 明初二高僧史迹考析/129
- 从郑和“七下西洋”看中国的海权体系/134
- 施让地券及《云卿诗稿》考索/140
- 李自成、崇祯帝“和议”初探/150
- 李自成死事考辨/156
- 李定国与云南少数民族/180
- 《明史·刘文炳传》书后/187
- 李岩·《西江月》·《商雒杂忆》
——与姚雪垠同志商榷/195
- 甲申三百六十周年祭/201
- 明人文集的人文传统/207
- 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/218
- 论曹寅在江南的历史作用/238
- 略论八旗子弟/251
- 明清神化皇帝一瞥/258
- 明清史考微/263
- 一、《永乐大典》正本殉葬说质疑/263

二、《禽言》作者考/266

三、李自成登极辨/268

四、《富春谣》作者考/270

五、大顺军与耶稣会士关系史实初探/273

六、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/275

七、读《诏狱惨言》/277

明清史识小录/284

一、明朝学者对语录的批判/284

二、郭升史迹质疑/285

三、明清之际吸烟状/286

四、《郡县论》的背景/287

五、明清江南虎踪/288

六、说明代宦官诗/289

七、明朝善待漂人举隅/290

八、史可法行年考/291

九、《丁祭弹文》作者考/293

十、陆应旸生平补遗/294

十一、张居正悲剧的启示/296

十二、“海”上生明月？

——明朝文人下“海”一瞥/298

附录甲/302

我国历史上的监察制度与权力牵制/302

唐代监察机制的启示/312

附录乙/321

陈守实先生传略/321

秋夜话谢老/326

艰难明清走一回/334

《明清史散论》后记/337

“弃物”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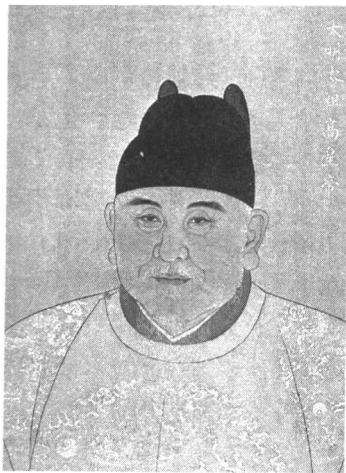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谈明代宗藩

顾炎武在论及明代宗室时，曾谓：“为宗藩者大抵皆溺于富贵，妄自骄矜，不知礼义。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，靡事不为，名曰天枝，实为弃物。”^[1]这一针见血之论，活脱脱地勾画出明代宗藩的脸谱。堂堂朱明王朝的“龙子凤孙”、“天枝玉叶”，成了一钱不值的“弃物”，是很值得人们研究的。

一

每个封建王朝的开国君主，都比较注意前朝的覆亡教训，从而采取新的措施，以确保家天下长治久安。朱元璋认为，必须加强宗藩势力，洪武三年（1370），他大封诸王，“皆据名藩控要害，以分制海内”。^[2]朱元璋对此颇自得，强调封藩关系大明江山的安危，“建藩辅，所以广磐石之安”。^[3]“封建诸子，期在藩屏帝室。”^[4]“为长久之计，莫过于此。”^[5]不仅如此，朱元璋还给诸王以一定的典兵之权，护卫甲士少者 3000 人，多者至 19000 人，在诸王的王国中，不仅置文官，还设武将。朱元璋宣称：“朕封诸子颇殊古道，内设武臣，盖欲藩屏国家，备侮御边，闲中助王，便知时务。所以出则为将，入则为相。”^[6]但是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的“长久之计”不但没有起到“藩屏国家”的作用，反而使明王朝背上了无法卸掉的沉重包袱。

朱元璋子孙众多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。其人数究竟有多少，史料



朱元璋像，故宫博物院藏。

记载不一，考史者说法也不一。明人王鏊谓：“正德以来，天下亲王三十，郡王二百十五，镇国将军至中尉二千七百。”^[7]中尉以下的人数，王鏊未涉笔。而按明制，五世孙辅国中尉，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。王鏊挥笔作上述记载的时间，当在正德年间，奉国中尉已属滔滔皆是，不知凡几矣。山西大同的代王，封于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），到弘治年间，不过上百年，已生子 570 余人，女 300 余人。^[8]洪武三年（1370）封、十一年就藩太原的晋王，至嘉靖初年，已增郡王、将军、中尉等 1851 名。^[9]张瀚“考宗正籍”，认为隆庆初年宗藩人数“属籍者四万，而存者二万八千五百有奇”。^[10]清初温睿临在评论明代宗藩时，曾说：“其后本支愈繁衍，遍天下几百万。”^[11]“几百万”，是个概数，也显然是个夸大了的数字。根据比较准确的记载，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），宗藩人数在 8 万以上。^[12]以此推论，迄明之亡，宗藩人数当有十多万之众。他们的耗费，成了封建国家的沉重负担。以嘉靖初年为例，仅山西晋王一府便岁支禄米 872300 石。时人梁材在奏疏中曾不胜感慨地说：“百姓税粮有限，而宗枝蕃衍无穷。”^[13]嘉靖中叶，全国每年所供京师米计 400 万石，而各处供藩府子孙的禄米，却是 853 万石，不啻一倍；山西一省存留米麦不过 152 万石，而宗室禄米却需 312 万石；河南一省存留米麦 84.3 万石，而宗室禄米却需 192 万石。^[14]显然，这是多么严重的财政危机！

藩王们的“天潢贵胄”，多半是游手好闲之辈；无法无天、作恶多端、穷奢极欲者，更不乏其人。明清之际的魏禧曾慨乎言之：

明季天下宗室几百万，所在暴横奸宄，穷困不自赖，为非恣犯法，而南昌宁藩支子孙尤甚。崇祯末，诸宗强猾者，辄结凶党数十人，各为群，白昼捉人子弟于市，或剥取人衣，或相牵诟讼破人产，行人不敢过其门巷，百姓相命曰“麀神”。^[15]

有的藩王，一副流氓恶棍嘴脸。早在洪武初年，封在山西不久的晋王朱桢，即无法无天，坏事做绝。他威逼民间子女入宫，不中意者打死，烧成灰，送出宫外；对宫女滥施酷刑，有的被割掉舌头，有的被五花大绑，埋于雪中，活活冻死；将七至十岁的幼男阉割 150 多名，伤痕尚未愈，就令人运到府内，致使多名幼童死亡。^[16]建文元年（1399）四月，湘王朱柏伪造宝钞及残虐杀人，建文帝闻讯后，降敕切责，议发兵讨之。湘王公然“焚其宫室美人，已而执弓跃入火中死”。^[17]永乐初年，汉王朱高煦私选各卫健士，又募兵 3000 人，不隶属兵部，纵使劫掠。兵马指挥徐野驴擒治之，朱高煦竟“手铁瓜挝杀野驴”。^[18]宣德年间，周宪王弟朱有熉“掠食生人肝脑”，^[19]简直是个披着人皮的豺狼。隆庆初年，安丘王府奉国将军朱观埏杀死弟妇，纵火焚其家，企图灭口。靖江王府奉国中尉朱经讯、朱经讥以私愤持刀杀其兄朱经设，暴其尸于市，却诬陷朱经设奸逼继母，诡称他俩是奉母命处死他的。而辽王朱宪栝的荒淫歹毒，更是骇人

听闻。史载：“宪熜性酷虐淫纵，惑信符水，诸奸黠少年无赖者多归之，恣为不法……淫乱从姑及叔祖等妾，逼奸妇女，或生置棺中烧死，或手刃剔其臂肉……用炮烙剝剥等非刑刺人目，炙人面，烋人耳……”^[20]嘉靖年间的鲁王朱观燬，与朱宪熜堪称“今古何殊貉一丘”。此人“淫戏无度……复屋曲房，挟娼为乐……男女裸体群浴于池，无复人礼，左右有阴议及色忤者必立毙之，或加以炮烙”。^[21]而明代藩王享尽人间富贵，从明末山东兖州的鲁藩烟火之盛况，足可窥其一斑。对此，张岱曾详予记述：

兖州鲁藩烟火妙天下。烟火必张灯，鲁藩之灯：灯其殿，灯其壁，灯其楹柱，灯其屏，灯其座，灯其宫扇伞盖。诸王公子、宫娥僚属、队舞乐工，尽收为灯中景物。及放烟火，灯中景物又收为烟火中景物。……殿前搭木架数层，上放黄蜂出窠，撒花盖顶，天花喷礴。四旁珍珠帘八架，架高二丈许……下以五色火漆塑狮、象、橐驼之属百余头，上骑百蛮，手中持象牙、犀角、珊瑚、玉斗诸器，器中实千丈菊、千丈梨诸火器……移时，百兽口出火，尻亦出火，纵横践踏。端门内外，烟焰蔽天，月不得明，露不得下。^[22]

藩王中颇多贪鄙之徒，盗窃者有之，敲诈勒索者有之，抢夺民田、兼并屯田者有之，掠夺民舍者有之，完全是国家经济生活的蛀虫。明末的福王朱常洵，更是个典型。其母是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，故他备受恩宠。从全国各地搜刮来的矿监税达“亿万计”，郑贵妃将其中很大一部分中饱福王私囊；他在洛阳就藩后，又是占山东、湖广良田，又是独霸中州盐利，甚至把手伸到四川，搜刮该地的盐井、榷茶银，以致崇祯时河南百姓都说“先帝耗天下以肥王，洛阳富于大内”。^[23]其府内“珠玉货赂山积”。^[24]万历以后，允许宗藩子弟经科举考试后出仕。其中有的人，一朝权在手，就大肆搜刮，贪婪至极。如朱卫珣任户部主事，榷浒墅关，苛刻异常，动辄重罚，空船亦责其纳钞，女人过关，纳银八钱，商贾及民，无不痛恨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宗藩还往往与宦官相勾结，或扰民，或谋叛，危害天下。如永乐时简王朱颺燂“纵中官扰民，洛阳人苦之”。^[25]宁夏安化郡王朱真鐸谋反失败后，在其府第抄出“总兵太监等官敕印关防符验”。^[26]而宁王朱宸濠的起兵谋反、大搞分裂活动，更是与宦官内外勾结的结果。明人张岳曾评曰：“宁祸蓄于十数年前，天下皆知其不至叛乱不止，当时用事者，不惟不悟，方倒持刑赏之柄以成之，故遂至于乱。”^[27]这里所说的“用事者”，主要就是指大权在握的宦官。宁藩本来已因罪革去护卫，但后经重贿刘瑾，“准复”，^[28]使羽翼得以日渐丰满。当王阳明率兵平叛，攻克宁王老巢后，曾“拾得簿籍有帐”，^[29]里面记载些什么？有人曾记录王阳明的自述说：“二中贵至浙省，阳明张宴于镇海楼，酒半，撤去梯，出书简二篋示之，皆此辈交通之迹也，尽数与

之。二中贵感谢不已,返南都,力保阳明无他,遂免于祸。”^[30]朱宸濠与宦官来往的书信,竟达两篋之多,这是他们狼狈为奸的铁证。宦官接受朱宸濠的贿赂,更是有账可查的。史载:

(宸濠)送(在官太监)张忠、(少监)卢明各银五百两。托伊引送(司礼监太监)张雄银三千两,宝石镶带一条……太监张锐……亦将银二千两托臧贤过送与伊……(后又送)张雄,张锐各一千两……太皇、太后崩逝,有少监卢明……贵捧报讣,前来开读,得受宸濠三千两……毕真改调镇守浙江,宸濠要伊预备人马前来助逆,当将银三千两、金壶一把,盘盏四副,并器皿、茶芽等物送行。^[31]

毕真乃江西镇守太监,却成了朱宸濠的死党。以朝廷腹心为宸濠羽翼,在江西则密谋内助,在浙江则阴作外援,^[32]后被凌迟处死,实在是罪有应得。

由此不难看出,明代宗藩无论是在经济上、政治上,对明王朝都是腐蚀剂,危害多端。说他们是“弃物”,也就是理应被抛弃的社会垃圾之谓也。

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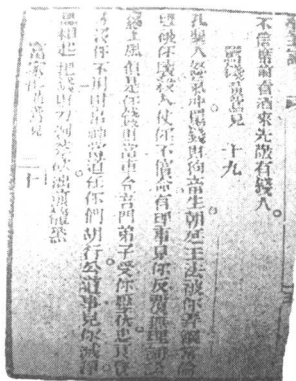


朱载堉《乐律全书》

如果有谁认为明代宗藩的子孙是天生劣种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且不说,他们之中有身处逆境,不甘沉沦,发愤攻读、著述,终于成为杰出的音乐家、文学家的朱载堉。同时,我们还能举出其他一些学者、忧国忧民之士。如周定

王朱棣,乃朱元

璋第五子,好学,能词赋,曾作《元宫词》百章。^[33]他深感封地河南土旷人稀,地瘠民贫,便从当地丰富的野生植物中,查出荒年可以采来充饥的,一一绘制成图,附上说明,编成《救荒本草》一书,共记录了414种,除已见于过去本草书之外,新增入的有276种,从而发展了本草学。据朱棣的长史卞同替本书所写的序,朱棣搜集到这些野生植物后,都种在园子里,亲自观察研究,把每一种可食部分记下,这种严肃的科学态度,是难能可贵的。李时珍、徐光启都十分重视这部著作。《救荒本草》是我国植物学史、农学史上闪光的篇章。^[34]问



朱载堉《醒世词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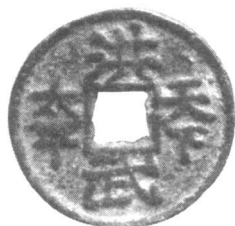
道光元年刻本,采自路工编《明代歌曲选》。

题在于，朱元璋对子孙采取了一揽子包到底的政策，在至高无上的皇权庇荫下，赋予他们种种封建特权。地方官吏得罪藩王子孙，每遭严惩。如洪武十二年(1379)，广西布政司官张风、按察司副使虞泰等，仅因所谓“公然侮慢”、“搬说是非”的过失，被朱元璋亲自下令，治以“剥皮重罪”。^[35]更重要的是，宗藩子孙们呱呱坠地即有一份吃到老死的禄米，无须为生计犯愁；在万历以前，也不允许宗藩子弟入试，对多数游手好闲之徒来说，自然是乐得胡厮混。万历时皇甫禄曾有切中其弊的论述，谓：

宗藩之盛，自古帝王无如我国朝者，二百年来不下万余人(按：此数不确)。分封之制，初封亲王岁支禄米万石，郡王二千石，袭封亲郡王各减半支，后又以岁歉不给，乃为折支之法……嗟乎，帝孙王子，岂谓无才，而不得一试，贫乏者不得为商农之业以自给，坐受困辱，则处宗藩之法，于斯阙矣。^[36]



洪武通宝，著者藏。



正面



反面

洪武天下太平钱，著者藏。

此钱系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所铸，与众不同。

早在洪武九年(1376)，即定诸王公主岁供之数：亲王岁支米5万石，钞2万5千贯，锦40匹，纁丝300匹，纱罗各100匹，绢500匹，冬夏布各1000匹，绵2000两，盐2000引，茶1000斤，马匹草料月支50匹。其段匹，岁给匹料，付王府自造。靖江王岁支米2万石，钞1万贯，余物比亲王减半，马匹草料月支20匹。公主

主未受封，每岁支纁丝、纱罗各10匹，绢、冬夏布各30匹，绵200两；已封，赐庄田一所，计岁收米1500石，钞2000贯。^[37]明王朝对宗藩还有诸如宗室公主即位之赏、之国之赏、来朝之赏、有功之赏等等，为数相当可观。如：仁宗初年，赏汉王朱高煦、赵王朱高燧各黄金500两，白金5000两，锦100匹，丝200匹，罗200匹，纱200匹，胡椒、苏木各5000斤，钞万锭，良马百匹。洪武十年(1377)楚王桢之国武昌，赐黄金1600两，白金2万两，钞2万锭。永乐十四年(1416)，赐蜀王椿黄金200两，白金千两，钞400锭，米千石，胡椒千斤，马10匹，“以发谷府反谋功也”。永乐二十二年，赐赵王高燧白金3000两，钞3万贯，彩币200表里，马10匹，“以护送山陵劳也”。^[38]如此等等。宗藩的生居死穴，也都是由官府营造的。早在明初，蜀王朱椿就藩成都前，朱元璋亲笔敕諭四川都司护卫指挥及布政司，“差诸色人匠兴造蜀王王城宫室，务要军民共同



朱元璋孙(元璋第五子朱楠长子)袭封周王朱有燬剧作《庆朔堂》
明刊本插图

朱有燬博学多才，尤工词曲，并撰有《诚斋乐府传奇》。

兴造，如制奉行”。^[39]此后，各王府将军而下宫室坟茔，皆由官办，渐成定制，至成化中，更定为则，给价自行营造。大抵，郡主的房价是1000两，镇国将军下至中尉，递减至500两。^[40]这还不过是法定权范围内的一般情形。而宗室藩王拉龙旗作虎皮，仗皇权之势，用法外权巧取豪夺，也是屡见不鲜。如伊王世子典璫，多持官吏短长，甚至公然敢殴打御史，横暴可想而知。其所居宫墙坏了，夺民居以广其宫。掠来女子700余人，留貌美者90余人，勒索其家以金赎，与强盗的绑票行径毫无二致。朱宸濠在谋反前，不仅强夺民间田产子女，还与江西大盗吴十三、凌十一等勾结，“劫财江湖间”，^[41]官府根本不敢过问。历史表明，封建特权从来是孳生蠹虫的温床。明王朝既然给了宗藩的子子孙孙以种种巨大的封建特权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，不是一天天烂下去，就已算是等而上者，不可能有好的作为。

但是，封建特权又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、永保永享的。随着明王朝各种矛盾的加剧，财政危机日趋严重，而明代宗藩子孙的人口膨胀之大之速，又是史所罕见，明王朝对待如此巨大的特殊消费层，实在是供不应求，无能为力。于是，宗藩子孙们的地位，就不能不随封建特权的渐趋削弱而江河日下。明人于慎行谓：“国家分封诸王，体貌甚重。其后宗人蕃衍，族属益疏，又以禄粮支給，仰哺有司，于是礼体日以衰薄。”^[42]明人张瀚也说：“宗室……贫乏者十居五六，甚有室如悬罄，突无烟而衣露胫者。”^[43]而明人王士性对河北三府藩室的记述、评论，更具有相当的典型性：

河北三府幅员，不能当一开府，业已分封赵、郑二府矣。近乃又改潞府于卫辉，城池既狭，人烟又稀，土田少沃，与衡阳相去远甚。且通省建藩已至六国，尚有废府诸郡，两河民力疲于禄米之输甚矣，而诸藩供亿尚欠不足。诸藩惟周府最称蕃衍，郡王至四十八位，宗室几五千人，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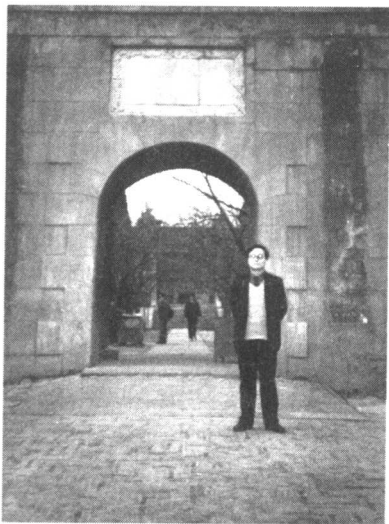
朱有燬剧作《黑旋风仗义疏财》
明刊本插图

故贫无禄者，不得不杂为贱役或作为非僻。稍食禄而无力以请名封者，至年六七十，犹称乳名终其身。故诸无禄庶人，八口之讥谨既不免，四民之生理又无望，虽生于皇家，适以囚禁之，反不如小民之得以自活也。〔44〕

“生于皇家，适以囚禁之”，这寥寥九个大字，给我们描绘出一大批皇室子孙的另一个侧面：在皇权的牢笼中，穷愁潦倒，无可奈何。这也是封建特权腐朽性的生动写照。就此而论，抛弃“弃物”的非他也，恰恰正是皇权自身。

三

朱元璋深知，其子孙系天下之安危，也曾频频告诫他们要“蓄养德性，博通古今，庶可以承藉天下国家之重”。〔45〕在他看来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，用“亲亲之道”熏陶出来的藩王们，定能成为大明一统江山的拱卫者。这种认识，表明他忘记了历史上吴楚七国之乱的教训，不懂得为争夺至高无上的第一把交椅，在历代皇室内，曾经演出过多少骨肉相残的悲剧。最典型的例子，莫过于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万言书，恳切地指出“分封逾制，祸患立生，援古证今，昭昭然矣”，从而建议“诸王未之国之先，节其都邑之制，减其卫兵，限其疆……诸王有贤德行者，人为辅相，其余世为藩辅，可以与国同休，世世无穷矣”。



朱元璋的长眠之地明孝陵，阿轮摄。

显然，叶伯巨看出了大封诸王所潜伏的危险性，并开出了并不高明的补救药方。但是，朱元璋仍然在做梦，竟大怒曰：“小子敢间吾骨肉，吾见且切齿，可使吾儿见乎！速取来，吾将手射之，且啖其肉。”〔46〕真是杀气腾腾，如闻齿声。尔后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诸王谋反事件，充分证明了叶伯巨的预见性。甚至朱元璋在临终前夕大脑也还清楚时，也已觉察到燕王朱棣的动向值得警惕，下旨一道：“说与晋王（时朱桢已死，子济熿嗣立）知道，教陈用、张杰、庄德预先选下好人好马，堤备临阵时，领着在燕王右手里行。”〔47〕时在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）五月十二日，而是月初八，朱元璋已病危，为巩固太孙皇位，谨防朱棣搞政变，故特作此安排。〔48〕人之将死，其梦方醒，这对朱元璋来说，真是那个辛酸的历史讽刺。

明代宗藩的酒囊饭袋们，在明末大动乱中，除个别人物外，无不显示出他们的卑怯无能。其结果，不是让明末农民军将他们连同其护法神崇祯皇帝一起埋葬，就是被打得落花流水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弃物”。以楚地而论，明清之际的史惇曾述谓：

楚中之变，亿兆被动，肝脑涂地，不必言矣。惟天潢一派，分封楚地最多，如武昌，则有楚府，衡州则有桂府，长沙则有吉府，常德则有荣府，宝庆则有岷府，襄阳则有襄府，荆州则有惠府……一闻贼至，望风而溃，何尝与贼一交手，致金枝玉叶，涂炭流离。^[49]

这是明代宗藩的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命运的缩影。如用温睿临的话来概括，则是“迨遭闯、献之祸，屠戮几尽焉”。^[50]而明亡后，被人们抬头捧脚供奉起来的南明诸王，有的猥琐不堪，^[51]有的惟知在残山剩水间恣情享乐，终日沉湎于醇酒妇人之中，如南京弘光小朝廷的福王朱由崧，在国破家亡后，仍然纵淫乐，用“人参饲犬羊”，及大肆搜集蟾蜍酥，制造春药，以“蛤蟆天子”的秽名遗臭万年；有的虽登上新的王座，却终日风声鹤唳，未见清兵踪影就望风而逃，如抗清英雄李定国等人在西南拥戴的桂王朱由榔，就是一个无能的怕死鬼，每遇大敌当前，惟知一走了事，以致搬迁不定，疲于逃命。顺治五年（1648）初，桂王想从桂林西奔武岗，瞿式耜劝他：“敌骑在二百里外，何事张皇？今播迁无宁日，国势愈弱，兵气愈难振，民心皇皇，复何所依！且势果急，甲士正山立，咫尺天威，劝激将士，背城借一，胜败未可告。若以走为策，我能走，敌独不能蹶其后耶？”桂王听罢，竟厉声曰：“卿不过欲朕死社稷耳！”^[52]真乃何其昏庸也！借用近代词曲泰斗吴梅形容福王的曲语来说，他们不过是“金盆狗矢”^[53]而已。清初汪琬述及南明时曾说：“上不知兵，下不用命，文恬武嬉，卒至土崩瓦解然后已。”^[54]他们的结局，是乃祖朱元璋始所未料的。



正在修复的桂王陵，时在 1985 年。